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十四

文殊菩薩講述在古佛時代所見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下面是講文殊菩薩回答。文殊菩薩的回答，是作一種比量答，不作現量答，其實是現量。

什麼叫做作比量答？文殊菩薩說：「如我惟忖，今佛世尊……」我推測，我思惟，因為往昔見過，現在又見到，現在所見與往昔沒有什麼不同之處，其實是一樣。那就有往昔之事，給我們做一個借鏡，這樣我就知道。你不要把我當作了不起，我只是揣度。這就叫做比量。如果是講現量，就不會說「如我惟忖」，也不需要引往昔的故事來作證。

這〈序品〉有幾種意思，可看到裡面講什麼，幾種意思之中，單是一個問答這件事，所佔的性質較偏重。問也很重要，答就固然是重要。你如果沒有問，他也不會答。問者就是彌勒菩薩，答者是文殊菩薩。彌勒菩薩知道文殊菩薩能答才問他，如果不知道他能答，都要問他，這就浪費精力。現在得其承諾解答，令我知道佛為何事放此光，這就很容易知道。雖是知道，但只知道名字，就不是說「佛所為的，你全部知道」。即使是全部知道，你都不能全部對人講出來，把名字報告出來，就算是很好了。因為名字裡面有其義，其義又不能對人解釋。

如果義理不能解釋給我們聽，只是把名字對我們講，我們又不聰明，未能從名字中瞭解到有什麼好處。我們不會很容易理解到你的意思，你應該解釋一些給我聽。

在名字之下，解釋幾句就可以，我不能解釋太多，也都不應該講太多，難道我替佛全部講給你們聽？那就不須佛講，放光作為先瑞，就不是為佛作先瑞，簡直是為我文殊作先瑞。沒有這樣的道理！只可說我的回答，是答名字。

什麼叫做答一個名字？文殊菩薩說：我知道佛要講《法華經》。

(有人說：)「此事我不太相信。」

你信不信是你的事，我這樣講，是有來歷，我這句話不是憑空拿來應酬你，往昔我見過，我也在其中，我還做過。我把往昔的事告訴你，你就知道「今佛世尊」，所講的是《法華經》。

(有人說：)「此事又不對。」

為何你又知道不對？

(有人又說：)「我當然知道不對，往昔日月燈明佛講《法華經》，他講了六十個小劫。我們釋迦佛如果是講《法華經》，講了多久？我要問問你。」

釋迦佛現在講，當然不會像日月燈明佛講那麼久。如果講下去，屬於一

乘，又不只六十個小劫，六萬劫也未可定，六千萬劫也未可定，六萬大劫也未可定。你再講多幾千萬劫，層疊下去都未可定。這是我們釋迦佛講《法華經》，不須講得太長篇，講目前的就很簡單，我相信在時間上來講，不須半小時，二十分鐘左右就可講完。這是我們釋迦佛所講，也叫做《法華經》。

(有人又說：)「名稱可能是一樣，日月燈明佛講了六十個小劫，釋迦佛只是講二十幾分鐘左右，這就與他一樣嗎？」

這就不是一樣。

(有人說：)「既然不是一樣，你拖他來講做什麼？」

我說目前所講的時間短，繼續講下去就時間長，是這樣講的。

(有人以為：)「繼續講下去與目前最初講，是一樣。」

不是一樣，你別這麼糊塗。

最初講又有不同講法嗎？當然不同講法。

(有人說：)「如何不同講法，我又要請教你。」

不須你請教，我都會對你講，我說日月燈明佛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就叫做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，這是大法。所以，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」，這與日月燈明佛，是相同。

「今佛世尊」，是不是現在的釋迦牟尼佛？可以說是，但我相信沒有這麼快。

(有人說：)既然沒有這麼快，你又提出來對我們講？你講話沒有秩序，你之前就提出來說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」，現在你又說不是，那究竟怎樣？

你真是麻煩！他還有一些重要的要先講。

(有人問：)「什麼重要的要先講？」

我對你講：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」，此事放在前面，「令眾生咸得聞知」，就是指我們目前的人，這些是「眾生」。「咸得聞知」，就是人人都要知道、都要聽到，這個法乃是「一切世間難信」，非常難信，要辦妥此事，然後才講大法。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，與日月燈明佛所講的六十小劫、六千萬大劫、無量恒河沙劫相同，這些叫做大法。你聽得懂我的話嗎？

(有人說：)「大哥！你這些話我就聽得懂，但話中的含義我就聽不懂。」

這樣也很難講，所含之義，你當然是聽不懂，你能聽我目前的兩句話，也很好了。我只可以這樣回答你，你要我講什麼特別事情回答你，我也不懂；即使我懂，我都不能對你講，只可這樣，你留心吧。因此，在這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，佛就講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佛現這些瑞相，引起你們注意，就是這樣。

這句話可算是彌勒菩薩在前面所猜測：「今佛世尊入於三昧，是為不可思議。」

「是為不可思議」是不是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？都包括在內。其實是為說大法。「雨大法雨」此事「是為不可思議」，這就是不可思議。

此事我彌勒猜測得似乎都不是離得很遠。文殊菩薩現在所答，竟然近於我所猜度，我也算有些靈通。

(文殊菩薩說：)你這些靈通沒有用，你的靈通如果有用，你就不須問我。我見過的是轟轟烈烈，我知道什麼叫做大法，但是我不能對你講是真實。雨什麼大雨，吹什麼大螺，擊什麼大鼓，演什麼大義，我是了了清楚。講到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那些不用講我也當然是了了清楚。

(彌勒菩薩說：)「既然你已了了清楚，你可以令我也了了清楚嗎？」

(文殊菩薩說：)「我不能令你了了清楚。」

(彌勒菩薩問：)「誰能令我了了清楚？」

(文殊菩薩說：)「釋迦佛能令你了了清楚，佛就是志在為我們了了清楚故，現此光明！知道嗎？」

(彌勒菩薩說：)「你講吧，你的話我會相信。」

(文殊菩薩說：)「好吧！我講給你聽。」

「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，及諸大士、善男子等：

如我惟忖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

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諸善男子！我於過去古佛曾見此瑞，

放斯光已，即說大法。是故當知今佛現光，亦復如是，欲

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。」

這段不是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只是〈序品〉裡的經文，也是經。難道文殊菩薩講的話就不是經？

「爾時」者，是彌勒菩薩說完偈頌之時，文殊菩薩就接著回答他。「文殊師利語」，即是告訴彌勒菩薩摩訶薩。你對我講，我不能不對你講。這是序文。講的時候，也有稱呼他，這個「語」字就即是叫他。「爾時文殊師利」，這是序文，這個「語」字也是屬於敘述者所寫。「彌勒菩薩摩訶薩」，這是文殊菩薩稱呼彌勒菩薩，前面彌勒菩薩稱呼文殊菩薩，這裡就要對你講一講；又不是單獨對彌勒菩薩講，還對一切菩薩「及諸大士」講。「及諸大士」即是八萬菩薩裡的人叫做大士。

這似乎沒有什麼道理，您文殊菩薩對彌勒菩薩講就算了，您對八萬菩薩講有什麼用？他們又未曾問您。

實際上又不是這樣，此事大家都有份，他們不問，我都要對他們講。

這些「大士」，可能不是八萬菩薩，是初發心菩薩，是所謂的權教菩薩，這

樣講可不可以？可以這樣講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還有小乘，還有人、天，各人又如何？」

那就無法關顧他們這麼多的名稱。你如果要關顧到一切，就應該把「大士」兩個字，改為「大眾」，「及諸大眾」。

「大士」是菩薩的另一種名稱，又叫做開士，隨便你叫什麼都可以。

「善男子等」，是你們各位。這裡講的「善男子」可以包括一切人類嗎？

這裡正式講就是講大士，你要包括什麼在內都可以，這裡有個「等」字。

「**如我惟忖**」，按照我的思想來講，我只可這樣講：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。」我知道一點。怎樣會知道一點呢？以前我見過。我把自己見過的，現在想一想往昔那件事，就叫做「惟忖」。「惟忖」即是思惟，又叫做念。我憶念往昔一件事，我就會知道現在釋迦佛也同樣有一件這樣的事。

「欲說大法」，「欲」即是想，將近要講「大法」。這個「大法」，當時的人聽到，他們當然就不能當作是什麼「大法」，他們不會知道什麼是「大法」。他們若是隱實的人，就會知道是「大法」；若不是隱實的人，只可聽「大法」這句話，就不要解釋這句話裡面的真理。

這「大法」其實叫做一乘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如果要講，就講無量阿僧祇劫，就不是一尊佛講。假定恒河沙數佛繼續講，不會間斷，都要講恒河沙劫這麼久的「大法」。講給誰聽？當然是講給一乘菩薩聽，要講這麼久才叫做大法。依照下文講，就是日月燈明佛講六十個小劫，那些就是「大法」。

你又說要講恒河沙劫，現在又說日月燈明佛講了六十個小劫。六十個小劫未夠一個大劫，八十個小劫才是一個大劫。此事又怎樣講？

「爾時」就算一尊佛所講的很短，我都講清楚給你聽；要恒河沙佛來講，要講恒河沙劫。六十個小劫就當作一粒沙的時間都未有，叫做「大法」；這個名稱很多，又叫做大乘，即是「大法」；又叫佛乘，名為「大法」；又叫做一乘，名為「大法」。這裡面很混亂，不容易知道有多少名稱。我們目前講《法華經》，一定要明瞭，又有一種《妙法蓮華經》叫做一乘經，就要講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實在是一個字都沒有。

為什麼呢？一乘佛講一乘法，又要文字做什麼？那些文字經佛用不著，菩薩只是聽就可以了。這就是無量法門，菩薩聽到佛無量德之中，聽完一種德，或只聽到少許最簡略的，那個名稱就叫做「開佛知見」，要聽到才算，聽不到就不算，就叫做聽《法華經》。這個「大法」，我們以前最初聽，就一下子聽了八萬四千劫，那個時間雖然不是很長，也算是不短，有八萬四千劫。誰為我們講？是釋迦佛往昔現作沙彌菩薩為我們講，講了八萬四千劫，我們在那裡，當然是聽得很清楚，那時我們聽得懂；不但如此，後來，沙彌菩薩提攜我們親近一佛又二佛，二佛又三佛、四佛，乃至四萬億那麼多佛。在這四萬億佛加上沙彌所講的，這個時間你說有多長？四萬億佛壽命究竟有多長？總不會是短短的時間。

此處是講經歷聞法的時期，這時期可否算是把「大法」聽完？還未聽完，

所聽的未有十份之一。這些法，總名叫做「大法」，與三乘法沒有關係，「大法」裡不會講三乘。

(有人說：)「也有涉及吧？」

涉及三乘做什麼？一乘裡不須涉及三乘，提都無須去提三乘。你以為是開權嗎？開權就要涉及，顯實都要涉及。你直接講一乘，就無須涉及三乘。文殊菩薩就提出一乘大教來回答彌勒菩薩以及各人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些話你講就容易，彌勒菩薩等各人聽到有什麼意思？」

沒有意思，一點意思都沒有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就即是沒有用。」

我現在不是為你講經，不是對你為講「大法」。不過，佛所為，「為」者，就是為「欲說大法」，故放此光明。我是這樣回答你，你想要追究什麼叫做「大法」？什麼叫做「大雨」、「大螺」、「大鼓」、「大義」？我不是對你講這件事。雖然不是對你講這件事，你聽到就已經是不得了的大震動。

有什麼叫做不得了的大震動？這即是從前未講，向來未有聽過，佛就想要講。按照一句這樣的話來說，即是未講。

那些已講的又如何？已講的，我相信不是「大法」。你自己回想一下，「欲說大法」又未說；反過來，從前已說。此事有點兒戲。

已說的就叫做兒戲嗎？你彌勒之前所講的那句話，你都好像亂猜。你亂猜也猜到有些意思，你說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，為欲說此，為當授記」。佛是想把他所得的妙法，為我們講一講。

(彌勒菩薩說：)「如果是這樣就好了，我猜得真是沒有錯。」

「為何你又會講這句話？真是莫名其妙！」

(彌勒菩薩說：)「我是靠揣測，一點都靠不住。」

「你就不是靠揣測，你實實際際了了見知，哪有什麼靠揣測？」

不過，我們讀經的人，就要知道他們兩個人所說的話，有一點言外之意，這些言外之意不容易聽出來，這謂之欲說一乘，佛為一乘出世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志在講「大法」；不過，眾生的因緣未成熟，亦沒有必要提出來與他囉唆，現在談不來。真是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」。這個「大法」就是一乘因果，一乘因深，一乘果大。

文殊菩薩又用很少的四句來解釋這個「大法」。什麼叫做大法？我也想你略聽一、兩句：「雨大法雨」叫做「大法」；「吹大法螺」叫做「大法」；「擊大法鼓」叫做「大法」；「演大法義」叫做「大法」。

(有人說：)你這些全部是譬喻，都不是正說，你應該正說講出這個「大法」。三言兩句都叫做「大法」？完全沒有關係。雨大雨又如何？吹大螺又如何？擊大鼓又如何？演大義又如何？演大義即是做戲，打起鼓，吹起螺，這樣就如演戲，我真的不會聽你這樣講。

當然，你不會聽就算。反過來就略知道，往昔所講的，也有講雨法雨，現在就講大雨，這不是下雨的「雨」，而是潤澤為雨，有很大的利益。《法華經》

有一品叫做〈藥草喻品〉，裡面是講三草二木作譬喻，又以雨水潤三草二木作譬喻，譬喻三乘、五乘教。那些是權教，這裡是實教。

「吹大螺」者，大家共同聽到。這個「螺」是什麼意思？這個「螺」是樂器之類，吹起來很好聽。大鼓也是樂器，「擊大法鼓」的聲響很大，就如大雷擊一樣，很厲害。「演大法義」，是演說一乘的法義，詳細來講，場面非常隆重。就好像現在打鼓、奏樂、做戲，這樣講可以嗎？

可以是可以，但沒有用，你再講多些也沒有用，不是講這幾句就可以。這幾句是讚美的話，讚美這個「大法」，如果沒有幾句，你就會認為我說得太笨、太短，只是「欲說大法、欲說大法」，就現此光明。這就把自己「惟忖」的話，講給別人聽，別人未必信你。為什麼呢？你是一種猜度的作用，你不是了了清楚見到。

不過，猜度裡面，也有猜對，也有些猜不對，這就叫比量。這個比量，按照「因明論」來講，也有「似比量」。似比量就搞錯了，只是「似是」，其實不是。現量，又有「似現量」，這又不是。我的話雖然是比量，也不至於落在「非比量」。「似比量」即是「非比量」，叫做非量。

這就好比看見有煙，就知道有火。這句話似乎很穩妥。如果有煙，又講沒有火的話，是世間所無；除非這樣，見煙是搞錯，那些不是煙。若不是煙，那些是什麼？那是雲霧，那是煙霞，不是火煙的煙。

糊塗人那樣講，又搞錯此事，看到煙就看錯了，以為有火，這就雙重錯，「比量」比錯了。你說這個「惟忖」的比，「忖」出什麼？

「諸善男子！我於過去古佛曾見此瑞。」

這個「我」就是文殊菩薩，「古佛」下面有標出名字，也有時間。怎樣「古」？「曾見」者，即是已曾見過，就有把握。我把從前所見的，對比今日所見的，這就叫做「比」。不過，我是這樣講，你們各人的思想，也有些不大盡信我說的話。過去是一件事，現在又另一件事，現在的事，未必一定與往昔相同。為什麼呢？兩者不是同一個模，不是同一個印。

如果是同一個印，就可以說相同，蓋一個印，就看到是什麼印紋。這當然要有一個印，那個印在哪裡？你就可以說出那個印是在哪裡，就把印拿出來蓋，讓大家對照一下，看看是否相同，是相同的，就一點都不會有偏差。如果不相同，這個印紋是這個印紋，那個印紋就是那個印紋，這就未必靠得住。這就是「比」。

你說靠不住，我就說十足靠得住。我講一些「比」給你聽，我就是這樣說：「放斯光已」，放光之後就「說大法」，這個是古佛。這個「古」字，是我們現在所改，以前的舊本是「諸」字，「諸佛」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諸佛」正確，過去有很多佛，往昔就有二萬位日月燈明佛，

可算是「諸」。

往昔雖有二萬佛同名日月燈明，是「諸佛」，沒有錯，唯有講《法華經》這件事裡所說的，是講一尊佛放光以後講《法華經》，就未曾講二萬佛，一一佛都是放光之後講《法華經》。既然是一尊佛，就不能用「諸」字，就要改為「古」字，時間上在很久之前就是「古」。

有人也這樣講：往昔那麼多佛，都是一樣的，「放斯光已」就講《法華經》。

你這樣講就糊塗透頂。

（有人就說：）「難道其他佛就不講《法華經》嗎？」

講《法華經》是另一件事。你現在是講什麼？你現在是講放光現瑞。放光現瑞就未必每一尊佛都是一樣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不准他每尊佛都一樣嗎？」

如果每尊佛都是一樣，就無須扯到無量劫那麼遠去講日月燈明佛，隨便現在對上就有迦葉佛，你對上最接近的佛就有不少，十方世界現在住世的佛，講《法華經》又有不少，當然也是一樣如此放光，你何以又不引用這些佛，你卻引用那麼久遠的佛做什麼？太無意思，一定不是這樣，這個「諸」字用不著，用「古」字較好。

（文殊菩薩說：）在「古佛」的時代，我也在那裡做工作，不但我在那裡，你彌勒也在那裡，可能你又會忘記了。我現在提起來，你自己應該都會記得。

（彌勒菩薩說：）您講吧！您講吧！我記不記得是另外一件事。我記得也不中用，還有這麼多人，要聽要信您講，不是靠我彌勒一個人，您一定要講。

文殊菩薩就說：

「是故當知今佛現光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「今佛」一點都沒有差別，就是要「說大法」。

我們現在讀經的人、聽經的人，對「亦復如是」這句話搞錯了，有好多糊塗的言論加在內。他們怎樣讀下文呢？他們說：讀完下文就知道日月燈明佛放光之後講大法。怎樣講呢？講了六十個小劫。現在釋迦佛也是講這件事，因為經文講明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」，這即是釋迦佛也講此事。

這就很糊塗了。經文講「欲說大法」，「欲」是對放光，想這樣講。究竟釋迦佛有沒有說大法？就是一句這樣的話，你搞清楚這句話就妥當了；這句話若搞不清楚，就很難聽懂《法華經》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怎樣叫做搞清楚？怎樣叫做搞不清楚？你說同樣就叫做搞不清楚，那就應該不作為同樣。」

當然不作同樣，現在這個《法華經》不是「大法」。

(有人說：)「經文講明叫做大乘，又叫做一乘，你又說這些不算是大法？」

若按照你講是算一樣，為何這樣的經，日月燈明佛要講六十個小劫？講什麼內容要講這麼久？日月燈明佛既然是六十個小劫講這部經，為何事我們釋迦佛又這麼厲害，很快就把六十個小劫的經，在幾十分鐘內就講完，此事又如何解釋？

(有人說：)「說話有長有短，可長可短，你可以詳細地講，也可以縮短來講。是這樣解釋嗎？」

你就這樣理解吧。我對你講，我們在文字上來讀，此經不算是「大法」。我們讀經，未能讀到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，不但我們讀不到，就是佛在世時的各人，也未曾聽到什麼「大法」，什麼的鼓，什麼的螺，全部都未曾聽到。

這樣，豈不是文殊菩薩講「欲說」，就講錯了？

我說他沒有錯，釋迦佛是想要講「大法」，但是未講。為何事又未講？就是這一句話告訴你：

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」

這部《法華經》就靠著這句話，轉來轉去，都是為你「難信」故，你能信就好很多。這一部經文很短的《法華經》，就是為「難信」故說，不是為「大法」而說。

究竟是什麼那樣難信？就是那兩件事——開權難信，顯實難信。佛一定要你信權是權，一定要開；一定要信實是實，一定要顯；然後才為你「雨大法雨」，然後才「擊大法鼓」都不遲。這一點是讀經瞭解到的。

當時的人，對文殊菩薩所講的話，能否瞭解？他們當然瞭解。我們現在的人讀經，因何事又不會瞭解？此事又的確是很難講，佛在世時他們是人，我們現在也是人，說話與文字實在是一樣，佛講的、菩薩講的，都記錄在文字那裡，這是一樣的。為何他們懂，我們又不懂？這隔膜之處又何在？

這即是講，就是一個能聽，一個不能聽。現在的人是不是這樣？是的，現在有的人，也是有的能聽，有的不能聽。你又為何問他？我們在普普通通來講，他精明就聽得懂，那個聽不懂是蠢；就是一個精明和一個蠢，兩種有所分別。

(有人說：)「我們現在的人較蠢，佛在世時的人精明，是這樣講嗎？」

我就說，佛在世時的人是聰明，比那些現在的精明人還差很遠。不過，佛在世時也有蠢人；與我們一樣的，你說有沒有？或者不及我們的都會有，很蠢的都會有。為何他又能聽懂，是什麼原因？菩薩講，他又聽得懂；佛講，他也聽得懂；不過，他未曾信。

首先要聽得懂才講，信與不信在其次。即是讀經一樣，首先要明白經文，信不信就在乎你自己。首先要曉得，現在的人有一種事最糊塗，就是不曉得。他不曉得也都算了，他硬要說曉得。他說：「我已經是信了。」此事是錯誤，現在最大的錯誤，就是把此經作為「大法」，這個大錯誤，就把「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付之腦後，完全不顧。

此事文殊菩薩很注意。當然啦，文殊是何等人，他講話當然是很有力。他雖有力，我們聽者無力，即是沒有用。我們聽不到他講，在文字上也不懂他的意思，即是無力。

我們可以這樣講，下面釋迦佛講《法華經》，就是這件事，為「難信」故講多些。我們讀經亦復如是，也是屬於「難信」，但首先屬於難明。

為何說我們讀經很難明？我們不須擔憂「難信」這件事，我們所憂者，就是憂難明。究竟佛為「難信」者講那麼多，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明瞭？我就相信未有人能明瞭，這就屬於「難」。「難信」是一件事，「難明」也是一件事。下面一路講下去，就是講此事。「故現斯瑞」，「斯」即是此，佛就是為此事放光。

你說佛為「說大法」故放光。為「說大法」放光，那是叫做遠的「為」，這個就是近的「為」。

(有人說：)既然有遠為，有近為，就應該先講近為，你又提出遠為，「欲說大法」，此事又太遠了。

佛意偏重於一乘妙法蓮華，又不能不為你開權、不為你顯實。所以，信者就要信有「大法」，信無三乘。這一句就是這樣的意思。下面講故事！

(有人說：)「講故事你就講吧，講故事就不是很難聽懂。」

「諸善男子！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，號日月燈明，演說正法，初善中善後善。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純一無雜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為求聲聞者，說應四諦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。為求辟支佛者，說應十二因緣法。為諸菩薩，說應六波羅蜜，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種智。」

首先把二萬佛，從第一尊講起，其實志在講最後那一尊，最後那一尊日月燈明佛講《法華經》，放光與釋迦佛一樣。

(有人說：)既然是最後那一尊，就老實講最後那一尊，你又講及第一

尊，幸好你沒有講太多，如果講太多，就很麻煩，你把二萬佛講到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尊佛，都全部講，那就很累贅。所以不必如此。

既然不必，你提及最初那位佛、第二那位佛、第三那位佛做什麼？

如果不提及，這二萬佛中最後那一尊佛，都無所述。為什麼呢？你述他做什麼？這不過是要你知道那一位日月燈明佛，乃是從一連串那麼多而來，怕你說這位日月燈明佛，還有其他的，不是屬於二萬佛，也有日月燈明。

釋迦佛往昔見過二萬億佛，號日月燈明，名號相同，還有很多個單位叫做日月燈明，不可以搞錯，所以，我要從最初那一尊佛講下去，就成一連串，時間有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」那麼長。

一個「阿僧祇劫」，是一個大數的名目。這個大數，又不知多少才叫做大數。在我們中國人來講，「十」這個數已經叫做大數，「一」這個數就是小數，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」都是小數，到「十」就是大數，「百」又是大數，「千」數又更大，「萬」數、「億」數，一路數下去，數目越來越大。

「阿僧祇」是大數，很多人都不明白。這是佛教裡的一個名詞，人們都不多用，也不會用這個大數。

「阿僧祇」究竟是什麼？這是譯音，未曾譯意。若要譯意，就譯作無央數。很多人都不知什麼叫做無央數。「無央數」者，即是無量數。

（有人說：）既然是無量數，何必又譯無央數？無量數，這句話太過籠統，無量的無量數，這個無量數放在那裡都可以。

話又不可以這樣講。你籠統來說，就放在那裡都可以。你講「阿僧祇」，就放在那裡都不正確。

雖然譯過來叫做無量數，就是阿僧祇，但又有不同講法，又太過活動。你現在翻譯，又即是活動，活動之中就有一個不活動，這就成了一個實數，叫做「阿僧祇」。「阿僧祇」按照數目來計算，即是有數可計。

「阿僧祇」已是無盡數，為何又說有數可計？

「阿僧祇」是名叫做無盡數，實在有數。有數又如何算？以現下來講，是「1」之後加很多個「0」，第一個「0」，就算「十」數，二個「00」，就算「百」數，三個「000」，就算「千」數，一路加「0」，加到五十二個「0」，「阿僧祇」就在這五十二個「0」的位置裡。你告訴我，這叫做什麼數？

這就不懂如何講了。如果有十個「0」，我都覺得頭痛，何況五十二個「0」？這就無須去理會它，這樣就算了，就叫做「阿僧祇」。這裡說不只是一個「阿僧祇」，而是有無量、又無邊、又不可思議「阿僧祇」。你以為是一個「阿僧祇」、兩個「阿僧祇」、百千萬個「阿僧祇」嗎？都不是！是有無量、無邊、不可思議的「阿僧祇」。

前面三個名目加上「不可思議阿僧祇」，就更加籠統，你又加多「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」，籠統之中更籠統。「無量」、「無邊」、「阿僧祇」這三個名目，是當作實數來計算，還是當作一個泛泛然的口頭語？

此事就不大清楚。可以這樣講，你作為「無量阿僧祇」就可以不要那兩

句。如果不要「無量阿僧祇」，就叫「無邊阿僧祇」也都算了。再不然，「無量、無邊」兩個都不要，只保留「不可思議阿僧祇」也可以。

這仍是搞不清楚。此事我們搞不清楚是應該的，你別說：「我可以搞得清楚。」

這就有疑惑，為何文殊菩薩講話，講得那麼久遠？

是那麼遠就講那麼遠，這不是放光以後講《法華經》的佛，是最初那一尊佛。講劫數有無量阿僧祇劫，這是大劫，從現在向前看叫過去，很久遠的時候，有一尊佛出世，名叫做「日月燈明」，他講三乘法。

「演說正法」，即是講三乘法。他未曾提及「大法」，未講此事，而是講「初善、中善、後善」。這是講佛住世多久，說法就多久，說法分作三個時期：初期、中期、後期。

為何這樣來分？其實不須這樣講，只講「演說正法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」就可以了，你何必又說「初善」，又說「中善」，又說「後善」，這都是不究竟的法。

雖是不究竟，但並非完全不究竟。你說他不究竟，即是從始至終，至其中間，所講的皆是三乘出世法。

你不准他講《法華經》嗎？

就算講《法華經》都在內，不須分權實，總之說法初善、中善、後善。按照下面所講，也未有講《法華經》，只有講四諦、十二因緣，為諸菩薩說六度，這些是三乘。日月燈明佛的語言很微妙、很善巧，總之聽到你滿足。

我們釋迦佛難道就不善巧嗎？釋迦佛也善巧，而且「巧妙」至極，即是很

好聽，「純一無雜」。

本來，所有語言，以不同為好。（所以有人認為：）你要語言「純一無雜」，那就要一句話講到底。

其實，又不可以這樣講。「無雜」者，不「雜」世間法；「純」是出世，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。這些全部都不能代替日月燈明佛講，別說我們不能代替他講，就是釋迦佛也都不能代替他講。

怎樣叫做「其義深遠」？怎樣叫做「其語巧妙」？怎樣叫做「純一無雜」？怎樣叫做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？他全部不能代表，這是佛講的話，音聲語言與道理，各樣皆好。三乘同是解脫法。

下文釋迦佛講，同是「一相一味，所謂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，涅槃常寂滅相」，三乘的大意全部都是這樣；然後就分開來講，是為人故，有三種人；這三種人，以每個人的單位來講，這個無數可計，就分類來度脫三種人：

「為求聲聞者，說應四諦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」。「為求聲聞者」，是指他有聲聞根機，他若沒有聲聞法，你就為他講聲聞法，令他得聲聞果。這是講「四諦法」，其實各人聽的不同。他有了「四諦法」，就會證涅槃，證到涅槃就度脫了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這些苦。度脫了苦之後又如何？那就「究竟涅槃」。「究竟涅槃」就不會有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。

得「究竟涅槃」仍有人吧？有餘涅槃就仍有人，無餘涅槃連人都沒有。
若連人都沒有，究竟有什麼好處？

你問有什麼好處？沒有生、老、病、死就是好處。但又不要講：「無苦者，有樂。」不可以說有樂，他寂滅，無樂可言。「究竟涅槃」就是寂滅，有什麼樂？不像我們中國有一句代表小乘的話，叫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有一句這樣的話說「寂滅為樂」。而「究竟寂滅」，就無樂，亦無苦，無老病死。佛為聲聞人是這樣講。四諦是一個法門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謂之四諦。

「為求辟支佛者」，這個是學辟支佛之人，辟支佛即是緣覺；「說應十二因緣法」，說十二因緣法以應他的根機。「說應十二因緣法」，又是各各不同，假定一萬人「求辟支佛者」，你為他們一萬人講，就有一萬種講法。因為他們各自修行，善根有前有後、有淺有深，習慣有純熟、有不純熟，各各不同。你不可籠統地說：我為你講十二因緣，知道老病死，把十二個因緣消滅，就沒有老病死，得「究竟涅槃」。

不會這樣說，千篇一律就不可以，不過，所說不超出十二因緣來講。本來十二因緣是眾生法，眾生不知，你就對他講。不是講十二因緣就叫做辟支佛，要了斷十二因緣，才叫做辟支佛。這又要提出十二因緣才有辦法。

既然你都沒有十二因緣，就直接對他講：「本來無生死。」你講本來無生死，你就解釋清楚本來無生死給他聽，都是合理，但不是他聽。是誰聽呢？是那些大乘菩薩聽。本來無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連佛都無，你好好地聽我講。這就不是辟支佛，這些是叫做大乘，要分開三乘來講。

「為諸菩薩，說應六波羅蜜」。「六波羅蜜」即是六度，前面彌勒菩薩所說的一番話就是說六波羅蜜令他成佛，「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這個是佛。

「成一切種智」，又叫做一切智。

什麼叫一切種智？一切皆能了了，種種皆能了故，名為一切種智，這是佛智，又叫做無師智、自然智，又叫做後得智，有很多名稱。這就似乎把此事分作兩截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一切智就另外是一切智。

其實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得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在總名的地位上來講，一切智是對一切法來講，故名一切智。智即是了知為智。

依照《法華經》來講，這謂之三乘，三乘即是權教，雖然也有說實教，在文殊菩薩方面，就無須提及。

文殊菩薩為何又提及後來那尊日月燈明佛？此事文殊菩薩又要提及，文殊菩薩正志在講此事，如果不提及他，又講他做什麼？依然又是講三乘，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，都沒有什麼好處。

「次復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；次復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。」

這裡有多少個「次復」、「次復」？這裡若全部講完，就有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「次復」。這真是很重複。你嫌重複就不全部講，只以一句概括：

「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，號日月證明，又同一姓，姓頗羅墮。」

「頗羅墮」譯作利根，二萬佛同姓利根。你嫌長，我文殊就縮短來講。本來，講得多都是太累贅，舉一可以知三；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」，這就算了。然後再補說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，不須補說三乘。

「彌勒當知，初佛、後佛皆同一字，名

日月證明，所有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。」

這句話你要知道，不要搞錯，文殊菩薩現在說二萬佛，那二萬佛最後那尊佛都在內。在內是否可以不講？不是，文殊菩薩又要講，講最後那一尊佛，還講了多些。有超乎從前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尊佛嗎？那就沒有超過。不過，我文殊雖講超，事實上不會超。我文殊講最後那尊佛，是志在講古佛，不是講最初那一尊佛。在時間來講，也都相差很遠。

那二萬佛每一尊佛壽命有多長？文殊菩薩沒有講，假如一尊佛壽命有一劫，就有二萬劫，就有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劫，這都不成問題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少二萬劫不成問題，少十萬劫都沒有問題，少一個阿僧祇劫都沒有問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有無量阿僧祇劫，少一個阿僧祇劫又算什麼？所以不可以這樣講。現在又不是要與你計較得那麼清楚，總之有很長時間。

「我於過去古佛曾見此瑞」，你就可知道我文殊的來歷，你不要看輕我，若看輕我，你就不能釋除疑惑，就會以為我的話全部沒有用。

您講吧，沒有人看輕您，您又擔心別人看不起您，不須這樣。原來您知道這麼多！

你真是糊塗！你真是不認識老爺是官！我文殊是什麼人，你向來都不知，我不妨講一些給你聽。文殊菩薩說：

「其最後佛未出家時，有八王子，威德自在，各領四天

下。是諸王子，聞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悉捨王

位，亦隨出家，發大乘意，常修梵行，皆為法師。」

文殊菩薩志在回答彌勒菩薩各人所問，怎樣回答他們？首先他就說：我的見解是這樣，現在釋迦佛快要「說大法」，此事我曾見過，即是從前無量劫前見過。從前見過的，我講些給你們聽。把從前見過的告訴你們，你們肯發心相信我所講。我如果不講給你們聽，我就只是生硬地說：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。」你們當然不肯信，也不能瞭解。我再講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你們也是不能瞭解。所以我要講一段故事，這個故事屬於佛教裡十二部經之一。

佛說法，聽眾若需要講故事，就講故事；不需要講故事就不講；分有十二部分體裁（方式）。佛看到需要講那一部分，佛說法是如此，菩薩說法亦復如是，跟著佛的格式來說法。

我文殊現在就講故事：在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以前，有二萬佛，同名、同號又同姓，「姓頗羅墮」，名日月燈明。雖然二萬佛同名、同號，就不是二萬佛都是一樣「入無量義處三昧」，雨花、動地、放光。不過二萬佛之中，最後一尊佛，是有如今日那樣，所以我拿來講，你們就肯相信我所講，所以講故事都是這樣。現在的人每每都歡喜聽故事，但是講故事也不容易。

為何不容易？本來講故事最容易，也最容易聽，何以說不容易？因為講故事，不是隨你的歡喜來講故事，也不是隨我的歡喜講故事。那要怎樣講？要經裡面有一件這樣的事，是這樣講的，你就把經中那件事搬出來講，才算是講故事。你隨隨便便串起來，杜撰一件事實，就算是講故事嗎？這是你自己的故事，不是經裡面所講的故事。我文殊菩薩講的故事，就不是經裡面講的，是我自己知道了清楚而講。

現在文殊菩薩已經講了，我們跟著來講也可以，也叫做講故事。不過，此事實際講起來就沒有兩句話。

文殊菩薩講的故事很長，為何說沒有兩句話？你取他的意思扼要來講，究竟講什麼？就是說最後那位「日月燈明佛說法已久」，後來就為妙光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，講的時間就有六十個小劫，講完之後，妙光菩薩就會在後來宣傳一乘，宣傳了八十個小劫。

從前日月燈明佛有八個兒子，有很大的勢力，都是轉輪聖王；聞知父親成佛，就把一切都放棄，即是跟隨出家。跟隨出家做什麼？就發大心，修大乘行，做大法師，同時又以妙光法師為依止師。雖然是自己的父親成佛，一定是親近父親，但他們也要菩薩提攜，要菩薩教導。這八兄弟依止妙光菩薩教導，就有很大的進步，直接培植到他們成佛，八位都成佛。他們成佛是有次第，一位在先，第二位跟著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次第成佛，不是同時成佛，這個時間也相當長。現在不講其他的，只是講第八那一尊佛，這一尊佛名叫做燃燈佛。

講起燃燈佛，我又知道一些。知道什麼？知道我們釋迦佛往昔行菩薩道時，親近燃燈佛，燃燈佛是釋迦佛的授記師。

第八位叫做燃燈，第七位叫什麼就沒有講，至第一位也沒有講。這八尊佛全部是妙光菩薩培植成功，那妙光菩薩又是誰？妙光菩薩就是我文殊。

(有人似乎不相信地說：)「是你？」

(文殊菩薩說：)「不可以嗎？妙光菩薩就是我。」

(有人說：)「人人都會這樣想，若八位是你成就，你就為師，何以你又不成佛？」

你不要理我的事，我成不成佛，我有我的事，總之我是這樣講，是依著事實來講。

(有人說：)「如果是依照這樣講，你就是釋迦佛第九代祖宗，是不是呀？」

怎麼你講些這樣的話，他又不是世間上的人多少代傳下來的，有什麼祖宗不祖宗？

(有人說：)「我們就是這樣講，說你就是釋迦佛的祖宗，是第九代祖宗。」

你要講是你的事，我也未曾說我是釋迦佛第九代祖宗。釋迦是佛，我是菩薩，亦都相差得很遠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提出此事，分明是想人家知道你成就燃燈佛，燃燈佛又成就釋迦佛，釋迦已成佛，你就是在釋迦佛以前做這麼大的事業，你在燃燈佛以前又怎樣？在日月燈明佛以前又怎樣？」

此事又講不了那麼多給你聽，再向上追溯，還有無量無邊佛，我又不只是成就八位王子成佛，不是這麼簡單。我成就眾生成佛，都是講無量恒河沙那麼多。所以，我告訴你：「如我惟忖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。」又說：「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」

此事是實實際際，你應知道我是什麼人，你想一想，按照你所說，我就是釋迦佛九代祖宗。這是你講的，不是我講的。豈止這麼少？我是為無量諸佛的祖宗。

(有人說：)「原來是這麼了不起！」

你未曾聽過這些，這不是吹牛。我講的話靠得住，你就好好聽下去，意思即是這樣。所以，講最後佛，就要講到這八位王子，不然就沒有關連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好像太多空閒時間，也無話可講。講故事就講故事，與放光、動地有關係的可以講，講長些也可以。你無緣無故提出八個王子，這真是太過離譜。」

你突然間聽到就會覺得離譜，一講下去就不覺得離譜。

(有人說：)「我仍然說是離譜，你想人家說你是釋迦佛九代祖宗，九代祖宗又如何？萬代祖宗又如何？都是如此，與現在所講的沒有關連。」

按照你這樣講就不須講了，與現在講的無關。我想要你知道我的來歷，你知道我有老資格嗎？

(有人說：)現在略為知道，不知是不是此事，你就承認是老資格，我就

不大敢自認。

那是你的事，你不敢承認，我又不會強迫你。不過有少許連帶關係的話，我也要提一提，這些是插入講的。講這八位王子，「王」者，反過來就知道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，當然未成佛，他就是「王」。是什麼王？

文殊菩薩沒有講他是什麼王。八位既然是王子，當然他們的父親就是王。八位王子又如何？別以為他們是普通王子。並非如此，他們有「威德自在，各領四天下」。

有威德，這些就是人，有威又有德。「威德自在」者，沒有什麼能抵抗他。他所統治的是四天下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統治四天下，是轉輪王。」

是的，你真聰明，你知道統治四天下是轉輪王。這就沒錯，他們八兄弟，一一都是轉輪王。他們是王子，他們的父親又是什麼？不用講都可以知道，他們的父親當然也是轉輪王，是轉輪王出家成道。

現在再講多兩句，凡是成佛的最後身，就不講他完全是什麼國王、轉輪王。在人間裡面講，多數是轉輪王或人王。總不會是天王，總不會是鬼王，總不會是阿修羅王，總不會是畜生王，更加不會是地獄王。

最後身為什麼一定要是王？不是王就不可以成佛？

不是不可以，這種事是福德因緣所致，大福德之人出家，就令各人渴仰。成佛就更渴仰，真是有福，出家就會成道。

講到國王出家不成道的有沒有？這就有很多，轉輪聖王出家沒有成佛的也很多，你別以為出家一定成佛。不過，最後身菩薩出家，就能成佛。所以，未出家時，就有八王子，威德具足，是轉輪王。現在是講他在世俗上做上等人，做國王已經就是上等人，又做轉輪王。轉輪王乃是人王之王，統治一切國王的緣故。

這就算是地位高。講地位高，在他自身上講，這種地位又好比一隻爛草鞋那樣，都沒有什麼問題。什麼有問題？出家有問題、修道有問題、得道更有問題，這些問題才有價值。此事最親切，自己的父親出家，都很歡喜，又聽到父親成佛。

「是諸王子聞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「出家」兩個字可以不要。舊本說他們「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你驟然聽見，或讀經時眼看一下，就覺得都沒有所謂。你細心尋思，就知「出家」兩個字不能要。諸王子到現在才聽聞父親出家嗎？難道諸王子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出家嗎？要等到父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時才知道嗎？

你別那麼糊塗。「聞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這句是實話。諸王子自己又作何等進步來對於父親那一方面求什麼好處？他們就全部拋棄，「悉捨王位」。四天下是他們之位，都捨棄，他們「亦隨出家」，這就是出家。出什麼家？出四天下之家。他們以四天下為家，各有各的家，就出離，這個家是假的，有真道理就捨棄假的，這才算捨。如果講到大捨，一般人一個小小家庭、

小小眷屬都不捨得，為何諸王子一下子就丟棄？這種事情也是講福德因緣，他們有福德就能捨，有智慧就能捨。他們有父親成佛，他們靠父親過日子，去學佛，一定要捨棄這個家才好些。

不捨得家去學佛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視乎你喜歡不喜歡，這是你的自由。你說「我要學佛」，你不出家又只管做你的人王也好、轉輪聖王也好，不做轉輪聖王，做平民、百官都可以。你要出家，你就出家。

出家後究竟做些什麼？諸王子就「發大乘意」，即是發大乘心。現在文殊菩薩敘述往昔之語，就不可以說一定叫做權教大乘或實教大乘。前面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這句話，也未曾說是一乘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也沒有講是權教大乘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儘管是這樣講，就未有權實的分別。講話是有次序，既然經文未有分權實，我們現在也不應該分。

若要分也不妨，如果要分，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權教；講到《法華經》，這個菩提就是實教菩提。這個大乘，未講《法華經》之前是權教大乘，講到《法華經》是實教大乘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這句話不可以講。為何不可以講？因為他是菩薩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佛。菩薩是權，就是權；是實，就是實；怎會早期為權，後來為實？恐怕講不通！

可以講得通。為何可以？就算你早期是權教大乘，一聽《法華經》就變成實教大乘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是講人，不是講法。」

這樣分開說也好，人是人，法是法。早期未講法華，是權教大乘法，若是這樣就固定了。文殊菩薩說他們「發大乘意」，「發意」者，就是學佛，即是菩薩。他們學佛，是學權佛還是實佛？

這裡也有些分別。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權佛、實佛，不過父親成佛，諸王子就出家依靠他，權就任他權，實就任他實，諸王子一點把握都沒有。

既然一點把握都沒有，諸王子又發什麼意？又發什麼心？

他是這樣講，我就這樣承認，他講權，你就是權意；講實，就是實意。諸王子當然是權。為什麼呢？佛初成道，佛未必教你發一乘大菩提心，都是講方便教。

這又可以講得通。如果講往昔親近千萬億佛，他的善根是一乘，他不是退菩提心，佛又會見他這麼好的善根，也會秘密教他發一乘菩提心，你說可以嗎？這就當然可以。

諸王子「發大乘意」，也是一乘的大乘意。這樣講靠得住，佛隨機說法，諸王子是大機。既然是「發大乘意」，以後跟著佛「常修梵行」，這個「梵行」就是一乘的梵行，跟一乘走。

「常修」者，無有間斷、無懈怠，亦無休息。那些缺點一樣也沒有，就叫做「常修」，常修無量法門。即使不講無量法門，也是無量法門裡所涉，一門、兩門、千門、萬門，這些叫做「修梵行」。若不講權教六波羅蜜，實教講什麼六

波羅蜜？即是修一乘行。

「皆為法師」，「皆」者，即是指八兄弟。「為法師」者，就是為一乘法師。宣傳一乘，即是一乘法師，即是一乘菩薩。你不宣傳一乘也是一乘法師，因你受持一乘法之緣故。

這就是講諸王子出家有進步，不是說聽聞父親成佛，自己就跟著來碰運氣。這樣沒有什麼好處，你要尋找好處，如果沒有什麼好處，就捨去王位，這個犧牲太大，是無益的犧牲。如果是有益，算不算是犧牲？

這個捨劣取勝，有什麼犧牲可言，把一擔柴拋棄，取得一擔炭，就不算是犧牲；丟棄一擔炭，取得一擔銀，就不算是犧牲；拋棄一擔銀，取得一擔金，也不算犧牲；拋棄一擔金，取得一擔更貴重的寶物，價值說不定勝過金數十倍、數百倍、數千倍，這些不叫做犧牲，這是捨劣取勝。

怎樣才叫做犧牲？講犧牲者，沒有什麼希望、沒有什麼進取，總之把我所愛拋棄，拋棄了有什麼好處？對別人有好處，就叫做犧牲。

你們現在究竟為何事捨棄王位？當然是想跟隨佛修學。這裡講善根，是延續而來，他們不是糊糊塗塗墮落做王子。他們在做轉輪聖王的時期，有沒有行菩薩道？有人說當然沒有。我就說有。他們表面上沒有行菩薩道，難道菩薩修行一定要靠表面？他們不靠表面，他們時時刻刻都在修一乘行。

這些是勉強而講，未必如此。他們墮落，不過都還有一些福，墮落做轉輪聖王，現在又有機會，父親成佛就接引他們出家。這是他們的好機會，可以恢復一乘菩薩常行真實之道。可以這樣講嗎？

如果是這樣講，似乎是可以，但不是一定可以。有幾分屬於詆毀，詆毀他們八兄弟退菩提心，又不知退多久，不知退了無量劫，墮落十法界，都不知墮落多久。現在就有機會，又能恢復往昔「常修梵行」。

他們現在才「常修梵行」，從前就不是，是這樣講嗎？

你講這些話是講我們，指出我們一般懶惰菩薩，墮落十法界的菩薩。把自己與別人相比，把別人與自己相比，其實是一樣。

這樣相比又太過，你說是一樣，你看下文說：

「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。」

他們不是懶惰退心的人。為何你又講到這一句，說他們不是退心。那我們是不是退心？當然是。

我們也是親近過千萬佛，也是「植諸善本」嗎？我們若親近了四萬億佛，已是不少，難道沒有善根本嗎？

那是因為你已退心。

我們退了心，難道你就不准他們八兄弟與我們一樣都是退心？可以這樣講嗎？

此事就無須多講，將來大家去問釋迦佛也好，問那一尊佛、那一位菩薩也好，就解決這些疑問。我們無須現在來爭論此事，最好是這樣。

你別說菩薩不退心，就一定要在人亦好、天亦好、修羅亦好、轉輪聖王亦好，要做一乘的事業利益眾生，自己又很應該這樣做。不可以這樣講，要看各種不同情況，應該做就做，不應該做就不做，等到父親成佛之後再做也都不遲。講到這一層，就很複雜。

他們這八兄弟，既然親近千萬億佛，就有相當不退轉的地位，你說他有沒有？

此事也是不一定。我們也親近千萬億佛，你得不退轉嗎？

我們當然是未得。

諸王子也是一樣，但諸王子不是退心。他們既然不是退心，可算得是不退轉嗎？

這也不容易講。

把他們當作是大菩薩示現做王子，可不可以？此事不是不可以，可以。準不準確呢？這又是不能了，這些都是搞不清楚的，你想各樣都很清楚，我相信不是目前的需要，這是將來的事情。或者最好是請問文殊菩薩。

現在講起這些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然後，又講歸本題。講八個王子已經離題，還是言歸本段。

「是時日月燈明佛，說法已久，於大眾中而說

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前面講日月燈明佛，是講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；此處仍然是屬於後善。說法既久，究竟有多久？這裡沒有講多久，總之這時間就不短。既然很久，栽培三乘人就不少。日月燈明佛在三乘人、天之中，說《無量義經》。按照這句話來講，日月燈明佛與釋迦佛一樣，釋迦佛與日月燈明佛一樣，這些可以說是相同。還有很多相同，要繼續講：

「說是經已，即於大眾中結跏趺坐，

入於無量義處三昧，身心不動。」

這些又相同。其中總有些不同吧？都相同，有什麼叫做有些不同？

(有人說：)「我認為講《無量義經》總有些不同。」

《無量義經》的內容，可能有少許不同之處，但大部分是相同。

這裡有兩件事情是相同——講《無量義經》是相同；講完之後，結跏趺坐，入三昧是相同。然後講第三件、第四件、第五件事情，有一件事情未曾相同，就是講《法華經》，釋迦佛未曾講，都不知是否相同？

你就一定是說相同，我們都是屬於半信半疑，我都不敢說盡信是相同。你講這幾件事，就令我相信是相同。

「是時天雨曼陀羅華，摩訶曼陀羅華，曼殊沙

華，摩訶曼殊沙華，而散佛上，及諸大眾。」

這裡散四種華是相同，入三昧以後，我們釋迦佛是一樣，如上文所講。這就算相同，這是第三種相同。還有相同：

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這地動又相同。我要看你講多少種相同，我也很注意。下面又有相同，是大眾歡喜同：

「爾時會中四眾，天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

羅、緊那羅、摩候羅伽、人非人，及諸小王、轉輪聖

王等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，歡喜合掌，一心觀佛。」

這又是相同。法會大眾雖然有不同，但不要緊，這件事是相同。上面所說的相同有四種，看看還有多少種可以說是相同。

「爾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

千佛土，靡不周徧，如今所見是諸佛土。」

這是第五種相同——放光相同。如果是把第五這件事分開來講，就不是一件事那麼簡單。

「白毫相」是一件事；「照東方萬八千佛土」是相同，又是一件事；「靡不

周徧」，又是相同的一件事；「如今所見是諸佛土」，與現在我們大家共見一樣，見諸佛土中，十法界依報、正報，一一皆了了。這第五種相同之後，文殊菩薩有一句話要提醒彌勒菩薩，叮囑他：

「彌勒當知，爾時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，是諸菩薩，見此光明，普照佛土，得未曾有，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。」

這就是第六種相同，不過人數多少有些不同。而「會中」者，現在講，就是從無量義會而來，不管他無量義也好，非無量義也好，總之會中有這麼多人，聽過《無量義經》以後沒有離開。

「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」，講「有二十億」，人數就多起來。此處是講大菩薩，初發心菩薩都在內，不像我們釋迦佛那樣有八萬菩薩，除了八萬菩薩以外，又有不少其他的菩薩，我們釋迦佛好像分作兩份。為何分作兩份那麼奇怪？這八萬菩薩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。日月燈明佛的二十億菩薩，是不是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？

這件事又難以搞清楚，究竟是不是呢？我就可以講，不須理會那麼多，總括初發心菩薩與不退轉菩薩，不過數目就有這麼多，我們有八萬，日月燈明佛有二十億，相差很遠。這可能表示日月燈明佛的世界比較好。

「是諸菩薩，見此光明，普照佛土，得未曾有。」

這光明照得利害，正是佛光普照，不是照十方，只是照東方。菩薩很歡喜，得到未曾有過的歡喜，都還想更有其他的希望，他們又想知道佛放此光有什麼作用？很多菩薩都想知道這件事，有人問嗎？文殊菩薩沒有講。假若有人問，有人回答嗎？文殊菩薩也沒有講。

我們釋迦佛座下，不只是菩薩，人、天、鬼、神都歡喜，大家都想知道此光為何事而現此瑞。如果單講菩薩，我們釋迦佛座下八萬菩薩，只怕沒有多少個真的不知道，你彌勒菩薩，我就說你一定知道，不過，你扮作不知道去問人。彌勒菩薩作為發起人應該這樣，知道也扮作不知。

文殊菩薩在此處講，二十億菩薩全部不知，他們想知道。講到想知道就算了，就不要繼續講日月燈明佛如何問答。

我們釋迦佛這邊就有問答，問者所講的很長篇，回答也都很長篇。現在文殊菩薩所講的就是回答，也是很長篇來講，這裡正是講故事，講得很長篇，又講到無關連的。

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妙光，有八百弟子。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，因妙光菩薩，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，六十小劫，不起於座。」

這裡面有一句話，本來無關痛癢，文殊菩薩說「妙光菩薩有八百弟子」。（有人認為）不須講這一句。

你說不須講這句，文殊菩薩正是要講這一句。為何事要講這一句？是因為妙光菩薩的道德高超，有八百人依止他，這是一點關係；還有一點關係，這八百弟子裡面，有一位懶惰菩薩。這一位是誰？就是彌勒菩薩。在未知道有這兩點關係，他就說「妙光菩薩有八百弟子」，這句真是無關係。應該講：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妙光，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，因妙光菩薩講《法華經》。」

其實，講《法華經》，不限一定因妙光菩薩，因一切菩薩、一切聲聞、一切緣覺、一切人天等等，往昔聽法，以及未聽法，都是他所因。

文殊菩薩又不是擴得這麼大來講，他只說「因妙光菩薩」講《法華經》。何以他講得如此狹窄？

他講得狹窄，可以這樣講，妙光菩薩有具足資格聽《法華經》。難道其他的就沒有資格嗎？其他的就算有資格，恐怕還差一些。妙光菩薩的資格老，就因他而講。其實，《法華經》就不是因妙光菩薩而講，一點都不是。日月燈明佛所講六十個小劫，我相信一句都不關妙光菩薩的事，不須因他而講，妙光菩薩不須聽這樣的《法華經》。

這樣講是嗎？當然，他是這樣講，我們就是這樣聽。這些菩薩現身作佛事，什麼都有。

妙光菩薩是一個當機者，佛就為他講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作為結緣，作為附帶。這樣講可以嗎？

這句話不可以講。有什麼結緣？有什麼附帶？全部都是當機，如果不是當機就不講。

講「當機」者，難道所有這麼多人在法會那裡，是同一種機？當然不同。既然不同，何以要講六十小劫這麼久做什麼？這就有些講短些，有些講長些。

此事裡面很複雜，講多久與多久來講，我們怎能分得開？實在來講，佛講法華，是每一個人的《法華經》，即是每一個人應該聽的，佛就為他講，就沒有一個相同，正所謂「隨宜說法」，正所謂「佛以一口演說法，眾生各各自得解」，即是講這件事。

這些是權教！既然權教都可以，實教何嘗又不可以？講《法華經》，你不准他這樣講嗎？難道聽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個個都是一樣？沒有這樣的道理！絕對不會有這件事，一定是各各參差不齊，佛就一時一口應付各人。

妙光菩薩，應該都有聽吧？他簡直沒有聽，佛並未有對他講。為什麼呢？他是菩薩，也應該對他講。

可以不需要。講不需要者，他已經是聽到很足夠。怎樣知道他聽到很足夠？因為他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親近無量無邊阿僧祇佛，他功德圓滿，不須聽《法華經》。

如果要聽《法華經》，一種是很少的聽三、五句，一種是聽無量劫那麼多。

怎會有這樣的道理？一種講很多，是因為聽者受得了，就對他講很多。如果只講一、兩句那麼少，是因為他已圓滿，所差一、兩句，即是「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」，就是這樣，一筐泥土就夠了。

文殊菩薩敘述是這樣講：「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。」這「大乘」與前面《無量義經》叫做「大乘」，就有不同講法。不講《無量義經》與《法華經》，不講這件事，我們單單是講「大乘」者，就有兩個「大乘」，一個是權教大乘，一個是實教大乘，這件事要區分。

講《法華經》就要這樣講，講其他的經，不須這樣講都可以。如果講其他的經，你若一定要講，你就要對於《法華經》有認識你才可講，若無認識你就不要提起，若提起，別人問你：「法師！你說有兩個大乘，我又請你詳細地講一講兩個大乘給我聽。兩個大乘之中，權教大乘，我聽過也都不少，亦不必費你的心，你單單是講實教大乘給我聽，我就好感謝你。」

那時候你即使沒有跳蚤都會令你身癢，要不停地搔癢。因為你提起這些，你又講得不清楚，他又聽得不滿意。此事就如小雞打倒麻籃，亂七八糟，古古怪怪，都不知如何是好，無可收拾。

此事又無人可問，都不知怎樣才好！所以此事，講話要小心。你講話要因應自己的能力，如二叔婆拍胸膛有分數。你可以對付他，你就只管講，大聲講都不怕，這就靠得住。

文殊菩薩在前面講，日月燈明佛「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」；現在日月燈明佛不講《無量義經》，是「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」。這個「妙法蓮華」就不可以當作我們開經講經題那個「妙法蓮華」，不可以這樣講。

為何不能這樣講？早時已經講過，只是你不留心，有兩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有現在所講的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有將來所講的《妙法蓮華經》。

日月燈明佛所講的，是兩部《妙法蓮華經》之中的哪一部？

日月燈明佛沒有兩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他只有一部《一乘真實妙法蓮華經》。一定是這樣講，這個妙法是一乘的妙法，一乘因因果果，菩薩修行者為因，佛所證的為果，開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這些都是教，宣傳一乘的佛德，宣傳菩薩的因行，什麼都有，各各所聽不同。

「蓮華」兩個字又怎樣解釋？「蓮華」兩個字不是優曇華。

你不准他也有優曇華嗎？

這又不必，他有實際蓮華。雖然他是有實際蓮華，也可以說優曇。講優曇，即是說此一乘「妙法蓮華」，也是不容易對你講，也是「諸佛如來時乃說

之，如優曇鉢華，時一現耳」。這樣講也可以。

若這樣說，我又可以說不能。為什麼呢？他有真實的一乘蓮華。一乘蓮華，比諸其他的華，當然是佔眾華之魁。雖佔眾華之魁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又說不上是佔眾經之魁。為什麼呢？沒有眾經對待。

(有人說：)「有。佛說法已久，那麼長時間所講的即是講經，你現在提出法華，就在眾經之上。這就是蓮華。」

這就有兩種蓮華的講法。這是「教菩薩法」，這個菩薩與上面所講的教菩薩法不同，前面《無量義經》是教權教菩薩，此處是教實教菩薩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不准他教權教菩薩嗎？」

哪來權教菩薩給他教？哪裡有權教菩薩會聽這些法？他不應該有這種事，都不同流。

「佛所護念」，這是一乘寶貴的「妙法蓮華」，是佛秘密護念，不容易對你講。這一件事，就不可以說相同。上面講五、六種可以講相同。不能講相同者，日月燈明佛是講一乘「妙法蓮華」，釋迦佛未講一乘「妙法蓮華」，這就不同。講不同者，是沒有相同。為何沒有相同？釋迦佛未講，相同什麼？你講相同，只可講有五、六、七種相同。

「我相信釋迦佛雖然未曾講，但一定要講，這就是相同。」

這是猜測，猜測可能會猜錯。即使你就沒有猜錯，那些聽者不會信，你只是忖測，哪有十拿九穩？此事有些靠不住。講靠得住，都不是百份之一百。

我只管是這樣講，你說不是百份之一百，信不信是你的事。我這樣資格的人講話你都不信，我對你講，你就不要聽了，也無須聽太多。

彌勒菩薩問我文殊，彌勒菩薩也有一定的程度，他也知道我一些情況，他才問我。我難道就冒險糊裡糊塗「惟付」來對你們講？我不會這樣，否則我會像被人剃掉眼眉那樣出醜，你以為可以當作開玩笑嗎？你可以當作是開玩笑，我怎會跟你當作開玩笑？不可以！我講下去告訴你，這種事是轟轟烈烈！

日月燈明佛六十個小劫，「不起於座」，我也在那裡，妙光菩薩就是我文殊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又未曾說妙光菩薩是你。」

等一下你就知，妙光菩薩即是我。

「時會聽者，亦坐一處，六十小劫，

身心不動，聽佛所說，謂如食頃。」

佛就講六十個小劫，那些聽眾是坐著，是不是呢？也有些離開吧？沒有，都是「身心不動」坐著，沒有離開，都不動。

為何事六十個小劫身心都不動？因為他們有法樂，他們受持法，入法境

界，就忘卻身心，忘卻世界。「聽佛所說」就不覺得很久，真是好比吃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、食一碗糯米湯丸那麼短的時間，很快就吃完。吃飯最慢的時間，就算你沒有牙齒，吃一頓飯慢慢嘴嚼，半小時都能吃完，半小時就不算是很久。

時間究竟是六十個小劫，還是一頓飯那麼短？當然是六十個小劫。他們是不是把六十小劫縮短作為一頓飯的時間？

這不是縮短。不過，這是一個比例，實在連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都沒有。為什麼呢？你吃一頓飯的時間，就有一頓飯的時間，他何嘗有一頓飯的時間？沒有！既然沒有，這個道理怎樣講？

這一乘法裡面有什麼時間給你去計算？這段時間又沒有人吃飯，又沒有人做其他事情，又沒有鐘錶，又沒有計時的滴漏銅壺，究竟拿什麼來計算時間？唯有專心聽法，完全沒有時間可講，當然沒有人吃飯，也沒有人喝茶，也沒有人站起來，什麼都沒有，這就離開時間。講當作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，這是後來講的。講完六十個小劫，從最初講起，到講完，真是吃一頓飯都沒有那麼快。後來這樣講就可以。如果講到後來，也不應該有。講後來有，亦無礙。

這樣來講，你講什麼都可以。又可以這樣講，這句話是我們這些人講的，是文殊菩薩現在講，不是從前有這句話，你說這樣講可以不可以？

可以，很應該這樣講。

「是時眾中無有一人，若身若心而生懈倦。」

講到那些聽眾，身心不疲倦，不懈怠，身體不會左搖右擺，不會有很多動作。他們進入一乘境界，是這麼好。你說一乘的力量多麼大，這是一乘的法力，不須說到「從佛化生，得佛法分」，只是聽經，就有這種境界。

這種境界，假若我們在現場，又恐怕達不到。

有什麼叫做達不到？我們往昔聽八萬四千劫那麼久，聽沙彌講，我們也是一樣「身心不動」，也不疲倦。你以為坐在沙彌座下那裡聽八萬四千劫就很辛苦嗎？我就相信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都沒有。這些菩薩很精進，聽《法華經》就有這些好處。

用比例來講，我們每逢對某事產生濃厚興趣，就不肯放過這個有趣之境，不肯放過的時間也不知過了很長很長，這就無形中就渡過，你知道有多久嗎？不知道！不知就是一樣，我覺得只是半小時那麼短。

你覺得是半小時那麼短，是因為你那時正是身心得意，你當時也沒有說覺得半小時那麼短，你事後才說覺得半小時那麼短，是不是呢？何況佛的妙法？我們也是如此，所以說覺得很有趣。你說他們聽一乘妙法，是不是覺得很有趣？這就知道這個是上等之有趣。

「日月燈明佛，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，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，及天人阿修羅眾中，而宣此言，如來於今日中夜，當入無餘涅槃。」

日月燈明佛現在宣佈入涅槃，講完《法華經》就要入涅槃。我們釋迦佛講完此經也入涅槃。佛對大眾宣佈當入涅槃。本來就無入涅槃，講當入涅槃，在《法華經》宣佈之時，已經講得很明白，大眾都知道無涅槃。

為何佛又要入涅槃？這又是另一個問題，佛示現入涅槃，佛當然是宣佈。宣佈什麼呢？《法華經》講成佛，成佛就要講壽命究竟有多長？當然是按照古佛來講，若按照古佛來講，即是無涅槃，壽命永遠永遠；講有涅槃是方便，不是真涅槃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日月燈明佛宣佈中夜入涅槃，中夜即是半夜。印度人分作三個時間，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後夜分。每一分依照現在來講，四小時是一分。從六點至到十點，就算是初夜分；從十點至兩點，是中夜分；從兩點到六點，就算是後夜分。日也是這樣講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後日分。

為什麼要等到半夜入涅槃？這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，你喜歡問，你就可以稍後問為何要等到中夜才入涅槃？白天就不可以入涅槃嗎？其實何時入涅槃都可以。

講「入無餘涅槃」者，更沒有絲毫留在世間。佛雖然有舍利留在世間，但舍利不算一件事，佛的身心什麼都沒有了，叫做無餘，有佛在世叫做有餘涅槃。阿羅漢也是照樣這樣講。不過，一乘菩薩就無涅槃，一乘菩薩成佛，示現入涅槃，實在無涅槃。佛又要講涅槃，真實涅槃就是佛功德，叫做涅槃，佛壽命就叫涅槃。如果這樣講，什麼都是涅槃。

下面又講另一件事，講佛為一位菩薩授記，安慰眾人。

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德藏。日月燈明佛，即授其記，告諸大眾：是德藏菩薩，次當作佛，號曰淨身，多陀阿伽度，阿羅訶，三藐三佛陀。佛授記已，便於中夜，入無餘涅槃。」

前面講是宣佈，宣佈後還講了幾句，講授菩薩記。這位菩薩之前沒有授記嗎？之前或者有授記，現在重複再宣佈就更好，令所有人齊集後各各都聽到，即是安慰他們各人，在不久又有佛。

何以不授妙光記？這是各有因緣。「德藏菩薩」成佛的時候，不是叫德藏，叫做「淨身」。淨身如來，淨身應供，淨身正徧知。「多陀阿伽度」即是如來。

「阿羅訶」即是應供。「三藐三佛陀」即是正徧知。

授記完了，就老老實實去睡覺。在哪裡睡覺？就坐在他的本座睡覺。

(有人說：)「這樣不合理，好比是自殺那樣。」

怎會是自殺？你以為他真是死了？你以為他自殺？他離開這個身給你看，實在並無入涅槃。佛身常住，無所謂入與不入。

「佛滅度後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

華經，滿八十八劫，為人演說。」

佛滅度之後，經過「八十個小劫」那麼長的時間，妙光菩薩為人講《法華經》。妙光菩薩為人講的《法華經》，就不是日月燈明佛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一句都不相同。

何以故？他們的機不同之緣故。佛滅度後，妙光菩薩講的《法華經》是逗機講，聽眾各各機不同，所以與佛所講的經不同，有這個道理，不過，總名叫法華。他講了八十個小劫，這個實際八十八劫就很長，即是一個大劫，共四個中劫；一個中劫就有二十個小劫，四乘以二是八，剛好是一個大劫。

如果講一個大劫，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，都會壞，都會空，都沒有人住，也沒有物，怎會八十個小劫在那裡講《法華經》？

此事不關他的事，他不會有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，他是一乘境界，這淨土就是屬於菩薩，佛已經滅度。菩薩的淨土，離開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。

既然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都離開了，又講什麼劫？

這個劫是時間。

(有人說：)「但你沒有時間概念。」

沒有時間，借別處的時間來講也可以，你以為不可以嗎？好比我的身上，我沒有攜帶鐘錶，我也知道現在是十六點。

你沒有攜帶鐘錶，你簡直無鐘數可講，你又說是十六點？

別人有鐘錶，我就這樣講。這樣不可以嗎？限定我有鐘錶才可以講嗎？

你依照這樣講，妙光菩薩受持《法華經》很了不起。其實，受持、流通《法華經》，任何一位菩薩都可以，不過，講多講少，講淺講深，就不一定。德藏菩薩都授記了，難道你就不講，你就不要《法華經》？無此道理！

「日月燈明佛八子，皆師妙光，妙光教

化，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「八子」即是八位菩薩，現在連兒子也一起講這些僧寶。文殊菩薩也是僧寶，文殊菩薩即是妙光菩薩。

「皆師妙光」，這個「師」字，就以仿法為師，我模仿你的法，我就師從你。「八子」皆依著妙光菩薩修行，靠妙光菩薩教化他們，令他們得永遠不退轉地，「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令他們不退，令他們不動搖，這就是妙光菩薩的功能。

「是諸王子，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，皆成佛道。」

「諸王子」每一位都成佛。

「其最後成佛者，名曰然燈。」

文殊菩薩又講出這件事。「最後」者，他就有一個次序，這裡才講「最後」，如果沒有次第，就不知哪個是「最後」。

「八百弟子中有一人，號曰求名，貪著利養。雖

復讀誦眾經，而不通利，多所忘失，故號求名。」

文殊菩薩是在講故事，講無量劫之事，當然是遠古的故事，講日月燈明佛的法會。那個法會的時代，有妙光菩薩在其中，妙光菩薩是一個最高深道德的菩薩，真是為眾之首。他有八百弟子，前面已經提及，我們讀經就已知道。

當日不讀經的人聽到，似乎沒有什麼意思，文殊菩薩提及他們做什麼？誰不知文殊菩薩有一點這樣的用意在這裡。這點用意是什麼？志在講「求名」菩薩。

(有人說：)「講求名菩薩也是沒有什麼意思。」

你讀下去，你自然就會知道他有意思，忽然間聽到，當然是沒有意思。讀下去又何以見得他有意思？文殊菩薩說：那一位求名菩薩，即是彌勒菩薩。

講起這件事就很親切，文殊菩薩是妙光菩薩，妙光菩薩即是文殊菩薩；懶惰求名菩薩，即是彌勒菩薩，彌勒菩薩即是求名懶惰菩薩，這就很親切。往昔就是師徒，因為往昔的懶惰菩薩師從妙光菩薩，師從妙光菩薩修菩薩行。不過他對於菩薩行，有些疏懶，就講及他這一個焦點。

(有人說：)「講這一點，也沒有很大的意思。」

話又不能這樣講。怎會沒有很大意思？有！即是提起你彌勒菩薩不是平常

人，你應該要知道，你會有記憶。

是呀！是呀！不講就不記得，講出來就記得很清楚。是的，往昔師徒非常親密，現在又重聚在釋迦佛座下，兩人一起問答這件事，都很有因緣。

當然，菩薩講話不可以完全沒有味道，所以前面提及妙光菩薩有八百弟子，似乎一點意思都沒有，現在講起來又會覺得有意思。那個人的名叫做「求名」，不是八百弟子全部都叫做「求名」，只是其中有一位叫做「求名」。

「求名」者，就是求世間的名譽、名聲、名望。這有什麼好處？他當然覺得很有興趣。有什麼不好？

世間上有兩個字，就可以把世人全部包括。哪兩個字？一個「名」，一個「利」，除了名利之外，還有什麼可講？即使有，也沒有「名利」兩個字的地位高，人人都要求，即是地位很高。你如果得名，自己的地位高；你若得利，地位也是高。「名利」兩個字，是世人安身立命的主要。有了這兩樣，什麼都具足，你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有這樣的好處。

這就難怪那麼多人墮進去。墮進去又似乎是本份，難道「名」都不要、「利」都不要嗎？世俗人這樣，當然是很正常。

現在是講菩薩，八百弟子是菩薩，不論他是權教菩薩，還是實教菩薩，總之是菩薩，就是求佛道。菩薩求佛道，菩薩的本份就是超越名利。現在求名菩薩竟然就墮落在名利裡面，你說這菩薩道又何在？

此事本來就很痛心。誰為他痛心？做師父的為他痛心，他自己卻得意洋洋，不會痛心。他的師父對他亦無可奈何，他都是這樣，難道你吃了他？又吃不下，那就任由他，順其自然。

他的師父又很有眼光，看到他從前很有善根，知道他將來能承著從前的善根，又可以繼續精進求佛道。不過，目前又不知是什麼業障，障礙他墮落在這樣的境地，貪名、貪利、貪食、貪供養，這些就是障礙。為何謂之障礙？是障礙他不能行菩薩道，這就謂之障。

若按照我們中國人來講，可以這樣講：「障者，障礙他的真性不顯露。」我們現在就不應該講這些。我們只可說：障他的菩薩行，行得不順利。

別人行得很順利，為何你行得不順利？你還有一個大大的師父，還有佛在世，這些都算是很好的助緣。這些雖然是助緣，也助你不起。沒有辦法的，隨他吧。

「故號求名」。因為他求名求得太甚，別人給他安立一個綽號，這個是花號，叫做「求名」。他當然是本來有名，一隻雞、一條狗都有名，一個人、一位菩薩，他當然有名。但是，雖有名，都沒有人叫他的原名，大家都只稱他為「求名」。

求名是求得到，還是求不到？當然求到。他去求名，與哪一種人接洽最多？當然是與世俗求名那一類人接洽，難道他向八百同學兄弟那裡求名？如果是向八百兄弟那裡求名就好了，大家來爭菩薩道的道德，爭各人的地位高，謂之有名，真是十方諸佛所稱歎，十方諸佛稱歎也是名。

講到「利」，菩薩的地位高，各方面都勝於人，這就是利。好的利他不求，卻求世俗的名利，這就叫做業障，就是「貪著利養」，「利養」也是利。

他不是不讀經，不是不聽法，「雖復讀誦眾經，而不通利」，他不讀是假的，也未必是勤，只是讀經，但是他不通其理。經中有義理，他不通達；即使有些通達，也是很粗糙，膚淺到極點，叫做「不利」，真是雖通而不利，「而不通利」，這就是障礙。

他讀經都讀不通，做事時又不行權教六度，就做得不好，般若波羅蜜就更加是修不到。如果講實教大乘，更加學不到。

如果講實教菩薩，本來就無經可讀。為何無經可讀？若實教人都要讀經，境界就很低，權教菩薩才講要讀經。實教菩薩沒有講要讀經，有講聽法以後要思惟。

文殊菩薩說求名菩薩雖然是讀經「而不通利」；既然「不通利」又讀經做什麼？他也希望自己能通利，說他不希望通利是假的。如果不希望通利，又真是讀經做什麼？又不是一定要應酬，又不是一定受師父的命令壓迫去讀，不會這樣。

雖然說他不通利，他有時也略懂一些，但很快就「多所忘失」，一會兒又忘掉。這就是業障。因此，可能是師父給他一個名號：「你叫做求名吧，我給你安這個名也不會錯。」因為師父都叫他求名，其他的人就不妨跟著來叫這一位求名菩薩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既然求名本來就不算是菩薩，為何你又稱他為菩薩？」

菩薩是他的地位，與他的菩薩業不相應，就叫做求名，就有障礙，是這個原因叫做求名菩薩。

如果這樣講，這個人就要不得。是的，按照我們現在的人之見解，的確要不得。如果是同住的話，就不可以了；不能同住，就趕他出去。為什麼呢？

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他在那裡又不修學，趕走他，免得他在此處影響我們。他正是「眾中之糟糠」，他很不利於大眾。

其實，他對你來講，並無障礙，他有他，你有你，各行其道；他行道又不能給你，你得道又不能給他；他求名都不會障礙你，他只是障礙自己。你可憐他，也都可憐不了，你只可放棄他，不理睬他就算了。

他的師父，見解就不同，佛看到他更加不同。何以見得他的好處？文殊菩薩說：

「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，得值無量

百千萬億諸佛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」

「是人」者，就是指這位求名菩薩。「亦以種諸善根」，其實是講從前，求

名菩薩從前見過很多佛，也親近過很多菩薩，精進修行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「種諸善根」，即是都很多。以善根為因緣，這就有因緣在前。

既然有因緣在前，何以今日又會發生這樣的腐敗障礙？

這種事也會有，少許的障礙是很難免，許多菩薩都會有，只是沒有他這麼濃厚。他現在全副精神放在名利上。

這些是現在的話。既然從前有因緣善根，將來就「得值無量百千萬億佛」。「得值無量百千萬億佛」這個因緣又從何來？這是跟隨前面的因緣而來，以前「種諸善根因緣」，就可以繼續。目前來講，就被名利隔斷。

(有人說：)「名利不應該隔斷。」

名利若不應隔斷，何以他又叫做求名？何以他誦經又不通利？這就是隔斷了。

何時能接續？去除了求名那些不好的習染，就會繼續；繼續了就能見很多佛，又行菩薩道。

此事最難分權實。前面「種善根」，究竟是屬於權教？還是屬於實教？後來得與無量佛相見，又是屬於權教？還是屬於實教？實佛、權佛，實菩薩、權菩薩，這些如何講？

這些現在就無須去分別，這裡是序，不會為你分得很清楚。你又可以分作兩截來講，從前所作的善根是權教善根，後來所作的是實教善根，這樣好不好？

這些是很勉強的話。見到很多佛，即是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」，這也是「種善根因緣」。如果講實教，就是親近實佛，自己是實菩薩。在求名菩薩那個時代，他的菩薩地位未曾消滅。

那時候他是權教菩薩還是實教菩薩？那時候亦可以兩樣都有，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就是權教菩薩；聽六十個小劫的《法華經》，就是實教菩薩；又聽師父講八十個小劫，這些都是實教，他自己是實教菩薩。

在實教菩薩時期，他還有求名求利嗎？我相信這些雜染都未能清洗乾淨。即是好比現在的人那樣，你說他糊糊塗塗，他也知道是糊塗。你叫他來聽《法華經》，他又很有心聽《法華經》，很有信心，很專誠閱讀《法華經》，聽了也不少。但是他滿身的邪見，他都未曾放棄。事後他就會知道，文殊菩薩是用求名菩薩的故事來證明，我們現在就是這樣；用我們現在這樣的人來證明，求名菩薩從前也是一樣。

這樣的人實在是不少，你不要以為「一聽聞《法華經》就變得很乾淨，就是一乘人」。他們聽了《法華經》，當然是一乘人，但他們的邪見，拖泥帶水，不容易變得乾淨。你又不能因他未乾淨，就把他的一乘好處全部抹煞，這樣又不可以。

他自己也心中有數，往昔的彌勒菩薩，我相信都是這個意思。那就隨他吧。為什麼呢？他有很多朋友，他求名求利會有些朋友，大家吃吃喝喝，一起娛樂戲論，什麼都有。那些朋友時常都會拖他後腿，妨礙他學佛法。

他是聽過《法華經》，但他的朋友又不知道他是一乘菩薩聽過《法華經》，不但不知道他是一乘菩薩，連權教菩薩都懶理。他們只是世間上的朋友，為世間上的名利，大家來合作。他一旦聽過《法華經》，就全部不要那些朋友，朋友們就會罵他；不只是罵他，還搞出很多烏煙瘴氣的事情。

他是否還要關顧這些朋友？即使不關顧這些朋友，這些朋友自然會拖著他在一起：「老朋友！今日又有好吃好喝好玩的好機會，快點來！不要錯過。」

「好呀！我馬上來！」他自自然然如水往下流，就跟著去。

你以為他很容易完全推卻這些朋友嗎？他說：「我不答應去就可以了。」

他的朋友說：「又有什麼鬼迷惑你，你又不去求名？你之前求之不得，現在你又不求名。」

你又講不了太多道理給他聽，所以菩薩雖然是聽《法華經》，有實教的地位，那些舊習仍然不容易洗清！

後來他「得值無量百千萬億佛」，這就好了。這些就是以前的因緣，這些因緣不是從懶惰得來。你不能說「他得值這麼多佛，完全都是由懶惰得來，由求名求利得來」。這種話不可以說。

求名是阻礙他的力量，阻礙是一陣子的事，未必阻礙到令他入地獄；即使是入地獄，他的菩薩道也不會失，地獄不會毀爛他往昔的善根因緣，唯有他這樣求名求利，就不至於作很大的罪惡。

這又有點奇怪，難道他真是不知善惡因果？他不過是仍然難忘名利，不至於因緣故來作罪。

這個人就很有把握，他不作罪就是他的把握，就是他的知識。我們現在的人，如果是不能脫離名利，被名利枷鎖鎖得死死的。他又不作罪，這就很難得。

為何他有名利枷鎖，又不作罪？這要有多少諸佛的教導才可以，如果沒有諸佛的教導，他又不信，他就會亂來，求其有名有利。

他自己雖然求名利，是必要無罪的名利他才求，有罪的名利他就不求。講求者，不是與人爭名爭利，與別人賽名趣利就會有，但他沒有爭名爭利。講起這些，現在我們的人似乎很應該這樣，你要避免造惡業，沒有惡業就不要緊。

這樣講到這一層，好像講得很不清楚，整天拿妙光菩薩來講，又講八百弟子，講求名那個人，又講八位王子，八位王子又是跟隨妙光，這樣的事，實在都沒有關連，完全無關。

其實，這只是未曾講到有關連的部分，你就可以這樣講無關連。你要看下文才可以，下文一定要講得很妥當，令人聽得清清楚楚，現在可以講揭曉了。

「彌勒當知，爾時妙光菩薩，豈異人乎？

我身是也；求名菩薩，汝身是也。」

我文殊現在講妙光菩薩在往昔，你知道他是誰嗎？「豈異人乎」？並不是沒有其人，並不是其人不在這裡。「我身是也」，其人即是我文殊。

(有人說：)「若是這樣，不如直接講文殊師利，你怎麼又講出妙光？」

人就是我，名字不同。他以前那個時代，名字是叫妙光，我現在就叫做文殊。名字不同，人就相同。我們現在這樣講起來，又有很多事情要講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要講很多都可以。」

我又講不了那麼多，我怎樣講呢？我只可說：往昔叫做妙光，現在叫做文殊。現在還有無量名字，菩薩現無量身，就有無量名字。

那往昔呢？往昔亦復如是，有無量身，就有無量名字。現在以兩個名字現出來，這就知道他有無量。

現在就不講這些，只講往昔那個人，即是現在這個人，這個人即是從前那個人，名字就不同。

若是這樣，這個人就不會死，不會老，更加不會病，就是世世都是同一個人。妙光菩薩在日月燈明佛那個時代之上，又不知叫什麼名字？不知時間有多久？不知親近了多少佛？

這些事當然不少，究竟這種事又如何講？這是一乘菩薩神通力。按照這樣講一乘菩薩神通力，妙光菩薩也不是菩薩，文殊菩薩也不是菩薩，盡有所有，全都不是菩薩。這句話就說對了。

若都不是菩薩，誰做這麼多事情？是菩薩做，菩薩能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實在是一位菩薩有很多身。

往昔的身與現在的身，不是那個人。他說是那個人，你都不要信。往昔那個人是幻化的，現在那個人也是幻化的。

文殊菩薩沒有講是幻化，但我們偏偏要說他是幻化，即是菩薩現一切色身三昧的力量現出種種相。這種話，就要讀《法華經》，讀到差不多讀完，就知道有這一番話，一乘菩薩境界就是這樣。所謂神通用事，佛亦復如是，以神通用事。不過現在志在為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，佛放光現出如此之境，令你們各人知道佛會說法華，就有兩位這樣的幻化菩薩出來，一問一答，就似乎很實在。

真是有此事嗎？此事是有，若說實有其人，就沒有。

(有人說：)「既然有此事，即是有其人。」

話又不是這樣說。「有其人就無其事，有其事就無其人，亦有其人亦有其事，又無其人又無其事」。這四句要分清楚，才不至於混亂。這《法華經》很宏偉，在未講入《法華經》，在〈序品〉那裡，已經現出兩個人，如此宏偉，兩個人就是文殊與彌勒。

如果講起彌勒，有人就以為他有點差勁。為何事你說他差勁？因為他求名，很丟臉。

你就覺得他很丟臉。但他「得值無量百千萬億佛」，授記作佛。你以為他傻，我們不認識他，我們才是真傻。

所以，我文殊要對你彌勒講，實在彌勒菩薩也知道，不須你對他講。文殊菩薩又一定要這樣講，你別猜錯，以為是另一個，就不對了，妙光菩薩實在是我文殊，他這個「求名菩薩，汝身是也」。

這裡也應該按照上句那樣講：「求名菩薩，豈異人乎？汝身是也。」這又即是菩薩。這裡沒有說「求名就把菩薩取消」。不會這樣，求名仍然是菩薩，八百人都是菩薩。

講妙光就是我文殊，你們就要信我今日所講。文殊菩薩這樣有知識的人，親自經歷過，他講的話你都不信，就很難講了，你真可算是一個沒有信心者，你的信就無力。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五力，信是力，你的信即是無力。

(有人說：)「我也是信，但又不敢信得十足，這些事都可以算是你的利口辯舌串起來講，硬要騙我們無知無識的人。」

這是你的事，我如所如說，你不信，你說我騙你，這也沒有什麼辦法，等一下你才知道。下面是最後一段結文：

「今見此瑞，與本無異。是故惟忖，今日如來，當

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這是結文。前面最初講：「如我惟忖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」講了一大篇很多往昔的事，是志在回答你們各人所問。我所說的確是靠得住，為什麼呢？今見，你見，我見，「今見此瑞，與本無異」。這個「見」字，可以讀「現」字，今「現」此瑞。今現此瑞是佛神通力所現，我們是「見」。

「今現此瑞，與本無異」，與往昔無量劫日月燈明佛那一種「瑞」，無異無別。這個「本」者，即是往昔謂之「本」，是一樣。

我文殊知道是一樣，「是故」乘著現在、乘著往昔兩種境，我算是看見真真實實。「是故」者，是故乘著這樣的境界，我就來回答你，我「惟忖」。

本來「惟忖」兩個字，講起來就有些不是十足靠得住，應該說「是故得知」，用「得知」兩個字就好很多。是故我得知今日如來，今日釋迦牟尼佛，當說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就不算是「惟忖」。

(有人說：)文殊菩薩又沒有講「得知」，他只說「惟忖」。

「惟忖」是依照他最初開口那時所說的話，這就是前後相顧，這個作文的方法，就是「起承轉結」的結文，你在開頭的時候怎樣起，你的結尾就怎樣結，你於中間怎樣轉就不理你。這就講得很妥當，你都不信就沒有辦法了。

「當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。」這裡講「當說」者，是將要說。

前面日月燈明佛是講《法華經》，現在釋迦佛是將說，就不對版了。為何不

對版？前面已經講過，日月燈明佛講的是一乘《法華經》，我們釋迦牟尼佛未說到一乘《法華經》，是說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這樣就不對版。

講起來是不對版。不過，有一個短短時間，什麼短短時間呢？就是釋迦世尊講完這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，很快就會講一乘《法華經》。文殊菩薩在前面講過：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。」這是一乘《法華經》。然後，就有一句話托一托，托起來，佛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」。這樣就要講「難信之法」才可以，講「難信之法」就是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這就兩種《法華經》都有。我們所見的就是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講「難信之法」的那一種《法華經》，就未曾說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」的那種《法華經》。

其實，佛放光志在講一乘《法華經》，未講一乘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在這個短短時間裡，只管講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。這就解釋清楚，文殊菩薩就不至於自己說得不妥當、不乾淨。他講得很妥當、很乾淨。最糟糕的是我們聽得不乾淨。

但是，一般毫無知識的人，他覺得很乾淨，往昔日月燈明佛講的是《法華經》，放光等各種瑞相完全都一樣，那麼釋迦佛所講的當然是一樣。此事他就認錯了這種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，就是日月燈明佛所講的《法華經》，這就有差錯，如果這一點沒有差錯就很好了。

其實已經分開界限，因為我們現在有經可讀，就以這本為《法華經》。那種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，是無經可讀。

把這個開權顯實作為大法，作為「演大法義」，可以嗎？

這就太冤枉了！

把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作為日月燈明佛所講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，亦都可以吧？

這就很糊塗，經常都是講這件事，又講過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有沒有一乘《法華經》的一些成份在內？名字就有，三兩句就有，但有都不中用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一定是有用。」

怎會有用？你不明白也是不中用。佛提出幾個名字來顯實，不是某處有實可顯。顯實者，就要讚佛一乘功德，讚諸菩薩無量法門。這樣讚就叫做顯，只有一乘就叫做顯，把這件事搞清楚，就很容易，不然就很胡亂。

這即是講有兩種《法華經》，有權實兩教，有權實兩種人。以現在來講，是這四件事情：一、一乘《法華經》；二、開權顯實，暫時講的《法華經》；三、能聽現在暫時講的《法華經》，也即是一乘菩薩，人人都是一乘菩薩，你聽得懂就可以了；四、繼續下去就聽一乘《法華經》，就恢復往昔一乘的菩薩道，包括你這個人在內。

那些未聽《法華經》的人呢？我們未聽《法華經》的人就不算是權教小乘人，又不算是權教大乘人。算什麼呢？什麼都不算，只得名字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在佛教裡不會說什麼都不算。」

如果在佛教裡什麼都要算，那就算你是一個最卑劣的外道、無名目的外道，東扯西拉兩句，糊糊塗塗的言論，就代表佛教。這就叫做最卑劣，算什麼佛教徒？簡直不算。

(有人說：)「你把他看得如此卑劣，簡直不算；他聽了兩句《法華經》，又不知為什麼你就捧他如天頂那麼高？」

因為他肯聽《法華經》，就捧他到天頂那麼高。如果一句《法華經》都不肯聽，就踩到海底那麼深，不須客氣，這些一點客氣都無須講。

佛教的界限就是這樣分開，人有權實，法有權實。實之中就有暫時開權顯實的經，是有文字；將來一乘就沒有文字，可謂無字真經。我們專心修學，將來聽無字真經。

以現在來講，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」(<方便品>18頁11行)。在將來來講，佛有很多文字、很多語言為我們講，哪有寂滅？佛還講無量劫，怎會寂滅。所以，文殊菩薩怕你們搞錯，就清楚地說：佛「當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，就是這本經，大家若搞錯就很麻煩。

這種經可以稱得上是「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嗎？可以。為何你說可以？當然可以！佛為舍利弗授記時，在下面<譬喻品>第四頁就有這句話：「爾時佛告舍利弗：吾今於天、人、沙門、婆羅門等大眾中說，我昔曾於四萬億佛所，為無上道故，常教化汝，汝亦長夜隨我受學，汝後悉忘。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，而今自謂已得滅度。舍利弗！我昔教汝志願一乘佛道，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，為諸三乘人，說是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是不是這樣呢？一點都沒錯吧？佛現在為你們講往昔的志願，令你恢復，就講這本經，叫做「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；與日月燈明佛講的不同，與現在結文裡文殊菩薩講的「是故惟忖，今日如來，當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，就大大不同。真是有一個相同的經名擺在這裡。

(有人以為：)有相同的經名擺在這裡，就是相同。

我們又不可以這樣理解，因為他不是「雨大法雨」，不是「吹大法螺」，不是「擊大法鼓」，不是「演大法義」，相差就在這一點。

<序品>長文到這裡就講完了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